

狩猎

④

南海龙墟

李达◎著

为您揭开隐藏在丛林之中的秘密

30年前，一支由“死人”组建的勘探队进入杀龙岭，

中国隐藏了数千年的终极秘密首次拉开大幕。

一批神秘猎人在大山水泽、草莽泥淖中破解诅咒，寻找野兽和财宝。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狩猎④

南海龙墟

李达◎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狩猎. 4, 南海龙墟 / 李达著. --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6. 10

ISBN 978-7-201-10763-9

I. ①狩…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95848 号

狩猎 4: 南海龙墟

SHOULIE 4: NANHAILONGXU

李达 著

出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 沛
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康岳大厦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电话 (022) 23332469
网 址 <http://www.tjrmcbs.com>
电子邮箱 tjrmcbs@126.com

责任编辑 王昊静
策划编辑 星 芳
装帧设计 小 荷

印 刷 北京毅峰迅捷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0.5
字 数 342 千字
版次印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联系调换 (010-84476597)

001

第一章
老孔的电话

孔旗原本喋喋不休地胡扯着，突然戛然而止，然后认真地说了一句没头没脑的话：“小七，你看啊，月亮都哭了，我欠你的终究要还给你。”

015

第二章
海神

我说：“那真要是钓到恶鬼咋办？”

他说：“真钓到恶鬼也不怕，咱们家有海神保佑！”

045

第三章
恶鬼葬地

那边是一个一人多高的碎石堆，全是破砖、废料，在石堆最上面，赫然出现了一个足足有脸盆那么大的鬼脸，幽幽地看着我。

070

第四章
通往地狱深处的海眼

这时候，就觉得土层松软软的，突然就塌陷了，我们两个都来不及叫一声，就一下子掉了下去。

164

第五章
一条活着的龙

这时候，更诡异的一幕发生了，一盏又一盏的红灯笼被点亮，没有挂在船上，而是放在了船舱上，那红灯笼摇摇晃晃的，开始慢慢升了起来，竟然是数百盏猩红色的孔明灯。

189 | 第六章 谭门

说话间，他带着我们走到了当地最大的一家饭店，进去后，使劲拍了拍桌子：

“快去把你们老板叫来！就说逆水鱼王来啦！”

220 | 第七章 下南洋

谭老说：“先别急，按照地图来看，应该就是这里了，地图上说‘南海之巅，沿水路，入大殿，至杀龙岭，见人。’”

237 | 第八章 小舅的苦衷

谭老这一次却没有很快给出答案，他思索了好久，才慢慢说了一句话：“这都是命……”

264 | 第九章 南海下的修罗地狱

几乎是在同时，那浓雾中露出了一个巨大的狰狞的牛头，那牛头足足有水缸那么大，头上盘着两支牛角，一双血红色的眼睛，死死盯着我们。

293 | 第十章 终极之战

小舅有些感慨地说：“所有的一切，新人类，盟约，还有九大家族，都会在这里做一个了结。”

老孔的电话

001

从西藏回来后，我沉寂了许久。

经历了几次冒险，我也开始审视自己，审视我的前半生，为什么这些匪夷所思的怪事总能和我扯上一些关系，为什么那些事情就像是我曾经经历过一样。

期间，我也找过小舅，但是他总是不在，我知道他是在躲着我。

后来，我收到了小舅邮寄给我的一些资料，里面是一些公证书及相关的转让合同。他已经把名下的皮货铺以及猎场等资产全部转让给了我，让我可以自由支配。

我明白他的意思，他还是想让我把这些折现，然后远远地离开这里，再也不要回来。这些东西，算是给我的补偿了。

但是，我想要的并不是这些。

在藏北鹰坟，他曾对我说过，等我活着从藏北鹰坟出来，就会明白一切，是我抛弃了他们，并不是他们抛弃了我。

现在，我活着从藏北鹰坟出来了，他却又一次消失了。不仅是他，小马和他妹妹也消失了。

瞎子从西藏回来后，专门去了西双版纳，去小马家寻找他们兄妹，他坚信小马一定是被人调包了，真正的小马应该还在西双版纳。

到了小马家，发现他们家院子里到处都是荒草，桌椅上结满了蜘蛛网，他们并没有回去。

小舅解散了猎场，遣散了工作人员，动物大部分也都被放生了，只给瞎子留下了几只鹰。

瞎子不愿意走，他每天带着赵东北去小山坡上放鹰，传授驯鹰的本事。他觉得，小马早晚还会回猎场找他，他们还是在猎场待着为好。

我现在是猎场名义上的主人，当然答应了他的这个请求。自己偶尔也在这边住几天，猎猎鹰，钓钓鱼，逗逗孩子，跟瞎子喝酒扯淡，但是两人都有意回避过去的事情，就像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但是，经历了那么多事情，真的能忘记吗？

入秋了，天气渐渐凉了，我也变得多愁善感起来。有时候，坐在院子里那棵老槐树下，听着咿呀咿呀的京剧，翻看着一些我们曾经的合影，一次能看好久。

没事时，我就坐在那棵老槐树下，倒一壶茶，也不喝，就这么痴痴地坐着。有时候，我一转头，仿佛又看见了姬小兔，穿着一身棉布长裙，在老槐树下坐着，坐成了一幅淡淡的水墨画。

有时候，回忆着我们两个人相识的过程，忍不住会突然笑出声来。

马三怀疑我得了抑郁症，在那期期艾艾地说三说四，意思是他七大姑的八大姨的二妹妹的三姨夫的大儿子在通州区开了家心理诊所，再抑郁的人，经他一治，也像通了电一样灵，建议我去试试！我一脚踹过去，他屁颠屁颠地跑了。

不过，我也怀疑自己有点儿抑郁了。

在以往的每次探险后，我都要兴致勃勃地拉上瞎子，反复讨论探险的过程，军装派的秘密，所谓的阴谋到底是什么。

但是这一次，经历了那么多阴谋、那么多波折，遗留了那么多疑问，我却一点儿也不想寻找真相了。

什么是真相？跟老子又有个屁关系！

老子只想重新做回原来的自己，那个没心没肺，成天沾沾自喜，整天打着自己小算盘的无忧无虑的小七。

这段时间，皮货铺处于半歇业状态。

我完全没有心思去打理铺子，铺子各处都带着姬小兔强烈的痕迹。她用毛笔写的铺子规章制度，贴在了墙上；她留下的那本精精确确的账本，一笔一笔计算清楚了来往账目；她在柜台上贴的一张加菲猫龇牙大笑的照片；她把铺子重新装修的崭新风格，都让我无法面对。

我给马三下了死命令，一切事情，统统自己处理。哪怕是铺子着火了、被抢了，都不要来找我。要是处理不了，就先放着，工资每个月从账上直接取，什么时候倒闭了什么时候算。

我买了好多箱啤酒、泡面、袋装卤肉、罐头，买了好多美剧 DVD，在自己的小公寓里昏天黑地地看，看累了就睡，睡醒了就吃，吃饱了继续看，想借此忘掉一切。

偶尔照照镜子，镜子里映出一个胡子拉碴满脸憔悴的男人，这还是我吗？我牵动嘴角，镜子里露出了一张充满了疲惫和掩饰笑容的脸。

是谁说的，当你越想忘掉一件事情时，你就越忘不掉它。

姬小兔，这个谜一般的女人，在藏北鹰坟就出现过一次，还是出现在军装派的势力中。

但是，她最后那一句“活下来，救我”，却让我无比感伤。

小兔，我现在确实活下来了，又要去哪里救你呢？

小兔，你现在在哪儿？

你知道，我现在在想你吗？

.....

怎么也没有想到，在一个雨夜，我意外地接到了一个人的电话。

那个人是老孔。

接到他的电话时，我脑子里关于他的所有记忆一下子跳了出来。

老孔，大名叫孔旗，和我是大学同学，说话不着调，做事更不着调，但是从后续发生的事情中，我渐渐发现了他的不寻常。

大四实习时，他死活拖着我去前门玩，后来让我稀里糊涂进了小舅的皮货铺。后来，他介绍了一个老猎人去我那边卖皮子，后来稀里糊涂死在大兴安岭，这直接导致了我们的前往阴山狼城。尤其是，在我前往阴山狼城前，他发的那个短信：“千万别去大兴安岭，马上给我回电话！小七，你现在很危险！记住，不管发生什么，你一定要活着！！！”

后来，我打他那个号码，系统提示是空号。又找了一些大学时的朋友，问及孔旗的事情，他们都说自从毕业后就再也没有他的消息，非常神秘。

怎么也没有想到，他竟然会在这个时候给我打电话。

看着手机上显示的熟悉号码，我不由得有些紧张，消失了那么久，他要对我说什么呢？

我走到客厅，挨个打亮了所有房间的灯，周围顿时灯火通明，给人一种暖洋洋的感觉。

我定了定神，接通了电话。

电话那头，他还是像以前一样嘻嘻哈哈的：“哎呀，小七啊！我怎么听见你那头有女人的声音啊？我这电话打的，要不我半个小时后再打过来？”

听着他熟悉的调侃声，我一时间有些恍惚，不知道该说什么。

他在那边继续胡扯着：“怎么不说话了？难道是被我的声音惊呆了，我可要提前说明，我不喜欢男人的啊！”

又是一段沉默，他终于不说话了。

过了好久，我终于开口了：“你，到底是谁？”

那边扑哧一下笑了：“小七，你小子是失忆了还是失恋了，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你不知道我是谁？！我是孔旗啊！睡在你上铺的兄弟！”

我淡淡地说：“我知道你是孔旗，但是你究竟是谁？”

他吃惊地说：“靠，你小子不要跟我玩哲学装深沉。”

我说：“你现在在哪儿？”

“早跟你说了啊，哥们儿在海南发财呢！你啊，赶紧来我这边，咱哥儿俩双剑合璧，绝对横扫南海，所向无敌！”

我突然有些忧伤，都到这个时候了，他难道还要把我当傻子吗？

我吼了起来：“孔旗，你到底想骗我到什么时候？！”

孔旗原本喋喋不休地胡扯着，突然戛然而止，然后认真地说了一句没头没脑的话：“小七，你看啊，月亮都哭了，我欠你的终究要还给你。”

良久，我对着话筒轻轻地说了一句：“晚安。”

孔旗沉默了几秒钟，说了句“少抽点儿烟，对身体不好”，接着挂了电话。

他说的那句话，只有我听得懂。也因为他突然没头没脑地说出了这句话，我才

明白他处于一种很危险的境地，明白他为何到了这个时候还在跟我漫天胡扯，他是迫不得已。

大学时，孔旗家里很穷，穿了一身旧军装、一双老皮鞋，性格倔强而偏激，又不肯接受别人的好意，在学校自然交不到什么朋友。我呢，属于比较潇洒的那种，做事情我行我素，随心所欲，也没什么朋友。好多次，我见孔旗没钱吃饭，就佯装懒得爬不起床，给他钱，让他去打两份饭，大家一起呼啦呼啦吃完。

虽然他不说，我也不说，但是他还是把这份情记在心里的。

后来，他开始到处找机会打工，在赚到第一份工钱时，他请我去天台喝酒。我们两个人盘腿坐在天台上，从黄昏喝到深夜，喝得昏天黑地，喝到不省人事，躺在天台上。

那天晚上的月亮，又大又圆，温柔地注视着我们。

就在那个晚上，他低声对我说：“我知道你一直帮我，但我一直都没有感谢过你。”他指了指天上的月亮，说：“小七，你看啊，月亮都哭了，我欠你的终究要还给你。”

我当时虽然醉了，但是还是记得他当时严肃的神情，像是在婚礼上庄严宣誓一样认真。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一直相信他，把他当成自己最信任的兄弟。

但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他竟然是把我拖入局的最关键人物！

不过从他刚才的语气中，我能猜出，他一定也有不得已的苦衷，又不能明说，所以用那句话对我表明心迹。

他那边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突然要给我来这么一个电话？他，又和这些事情有着什么关系呢？

挂上电话，我困意全无，冲了杯茉莉花，一边慢慢喝，一边继续回想着孔旗这个人。

大学期间，他一直努力地勤工俭学，在食堂卖过饭，给小印刷厂搬过书，在餐馆打过工，但是一直挣扎在贫困线上，大多时候还得靠我变相救济。

大三上学期，他消失了差不多一个多星期，音讯全无，把我们担心得要死，就差报警了，结果他却疲惫不堪地回来了。

他回来后，显得非常劳累，什么话也没说，径直爬到自己的铺上蒙头就睡，一口气睡了一天一夜。

睡醒后，他告诉我们，这次失踪是接了个大活，跑长途，做押运员，一路上陪着司机说话，看管货物，从北京到三亚，三天三夜不睡觉，累得尿都要出来了，但是钱多。

他抓着一叠厚厚的钞票，请全宿舍的人吃了顿饭。席间他泪眼迷蒙，一杯又一杯地喝，最后喝得烂醉如泥，被我们几个抬了回去。

这次以后，他经常出去，有时候是三五天，有时候甚至十余天。每次去，都要我们几个给他打埋伏，好在我们那个破学校，老师根本不会点名，好多人比他还猖狂，倒也没什么事。

每次回来后，他都像大病一场，要睡好几天才有精神。

每次休息够了，他都要请大家大吃一顿，请客的场子也越来越大，他的腰包也越来越鼓，后来甚至买了一台电脑，和我整天在宿舍里打游戏，课也不去上了。

后来，在皮货铺做事情时，遇到一些跑长途的司机，我也曾问过他们，跑长途有没有押运员的职位，待遇高不高？

他们说，押运员一般是没的，但是会有一个副驾驶。在那个年代跑长途是真赚钱啊，你那个哥们儿要是副驾驶，那钱还真多，就是累！

我也搞不懂老孔到底是不是副驾驶，印象中他好像没有驾照。

老孔毕业后，理所当然就去了海南，说是那边跑得多了，地头熟，关系也硬，孔雀东南飞，他自然也要去南方搏出一个未来！

而我，则在北京这一个皮货铺里混得有滋有味，这么多年虽然与他一直都有联系，但真不知道他到底在做些什么。

越想越睡不着，再回想一下他说的那句莫名其妙的话，以及他最后说的“少抽点儿烟”，我突然犯了烟瘾。

其实我平时很少抽烟，别人要是让我，我也跟着抽一根。别人不抽，我自己也想不起来。但是我有一个习惯，经不住别人劝我戒烟，别人越建议我少抽，我就偏想抽，真是贱得厉害。

找了半天，烟盒里就剩下几根受潮了的烟。

看了看表，已经是深夜三点三十分了。往外看看，大多数店铺已经歇业了，远处的写字楼星星点点亮着几盏灯，楼下的711还亮着。

我来到楼下的便利店买完烟，要结账时，店员却微笑着摇摇头，说：“不用了，

你朋友已经帮你结过了。”

我吃了一惊：“我朋友？我哪个朋友？”

店员说：“就你的朋友啊，他刚买了一瓶啤酒，又拿了一盒白沙烟放在柜台上，一起结账了，说待会儿他朋友会来拿，不就是你嘛！”

我一愣，知道我只抽白沙烟的没有几个人，这个人又是谁呢？

我问店员：“那个人大概长什么样啊？”

店员说：“他戴着一顶鸭舌帽和一副墨镜，看不清楚长啥样。”

我又问店员：“他走了多久了？朝哪个方向去了？”

店员说：“刚走没几分钟，出门朝左拐的，三元桥方向。”

我一把抓起白沙烟就往外跑，一口气跑到天桥底下，并没有看到店员描述的那个人。

天桥下，只有几个浓妆艳抹的流萤，对着匆匆而过的少数几个行人招揽着生意。

我失望地叹了口气，准备往回走。这时，突然有人在我肩膀上拍了一下。

经历了这么多次冒险，我已经形成了条件反射，当时想都没想，猛然转过身就是一拳。

只听得一声娇呼，背后的人一屁股摔倒在地上，听声音还是个女的，在那大呼小叫着。回过头看看，果然有一个衣着暴露的姑娘坐在地上，揉着胳膊，幽怨地看着我。

我赶紧伸手把她扶起来，连声道歉。她抱怨了几声，看看自己也没受伤，马上转怒为喜，朝我抛过来一个媚眼：“小兄弟，这么晚了还在外面逛啊？让姐姐我给你解解闷呗！”

我的脸唰地一下红到了脖子根儿，赶紧摇手：“没事，没事……”

她一下子偎依过来，拽着我的胳膊说：“小兄弟，你看，你刚才都把姐姐弄伤了！这大冷的天，姐姐我也不容易，照顾一下姐姐生意嘛！”

我手忙脚乱地掏出钱包，抽了几张一百的递给她，说：“这样，刚才把你撞倒了，我赔你钱行吧？”

她用长长的鲜红色的指甲接了过去，笑得花枝乱颤，一边数一边说：“还是这个小兄弟对姐姐好啊！这么着吧，看你小兄弟人那么好，我给你介绍几个妹妹吧！那几个妹妹，绝对一水的水妹子，保证小兄弟你一看，底下的小兄弟都竖起来啦！”

我只想用钱打发她走人，却被她拽住脱不了身。

她打开手机，在我眼前晃着：“小兄弟，别急嘛！你看一眼，我这些妹妹里你可有中意的？”

被她拽着走不了，没办法，我只好厌恶地朝她的手机上扫了一眼。

没想到，就这一眼，我就再也挪不开脚了。

照片是我和老孔的合影，两个人在青葱的球场上肆无忌惮地笑着。

这张合影，老孔觉得非常好，后来冲印了出来，我们两个一人一张，还在照片后互相留了纪念的话。

这张照片，这个女人怎么会有？

我刚要张嘴问，那个女人立刻做了一个嘘声的手势。

她一边在手机上迅速打字，一边继续娇声媚语地跟我说话。

我也配合着她，装作仔细看了看，然后皱着眉头说：“就这几个丑八怪简直看了就让人反胃，赶紧放手，我要走了！”

她说：“哎呀，小兄弟，你的眼光还挺高嘛！别走嘛，这里漂亮姑娘多的是，来，看看这个怎么样？”

她亮出手机，上面打了一行字：“你的手机被人监听了。老孔让我来见你。”

我谨慎地朝四周看了看，发现周围有几个可疑的行人走来走去。

我装作感兴趣的样子说：“这个看起来有几分姿色，多大年龄，价钱怎么样？你把手机给我，我仔细看看！”

接着，我在手机上打下了一行字：“他要做什么？”

她一把夺过手机：“这个嘛，不错自然是不错，不过价钱可不便宜！别急嘛，姐姐这边还有更好的呢！哪，你看看这个！”

手机的屏幕上显示了这样几个字：“他想见你。”

我故技重施，打给她：“去哪儿见？”

她肯定地说：“小哥，都这个点了，姑娘来了肯定也回不去了。你看这样行不行，咱们一口价，一千二包夜！你仔细看看，这身材，这勾魂的小眼睛！啧啧！”

她把手机塞给我，上面写道：“海南，蜈蚣岛，找老冯。”

我还没想好说什么，她一把夺过手机，气哼哼地说：“一千二包宿也嫌贵，你到底是不是个爷们？！我看啊，你八成裤子里面少一根棍子吧！不干就算了，白浪

费老娘半天口水！”

她肩膀一横，扭着身子走了。

我苦笑一声，也跟着骂了几声，装作很无奈的样子慢慢往回走，实际上心中早已翻起了惊天骇浪。

原来，这一切都是提前算计好的。

老孔知道我只抽白沙，又知道我平时家里不会备烟，又听不得别人劝我戒烟，一定会下来买烟，所以提前在便利店帮我买好烟，又故意留下了天桥这个路标，最后雇佣（或者本来就是一伙的）了一个女人，装扮成三元桥下最常见的流萤跟我搭话，神不知鬼不觉地完成了一次隐秘的信息传达。

从老孔煞费苦心所做的这一切来看，我现在受到了某些人严密的监控。

恐怕，不仅仅是手机，从那个女人用手机传递信息时的谨慎，以及媚声媚语的专业，恐怕在我身上也被放置了监听器。

这究竟是谁干的？

从藏北鹰坟回来后，我就接触过两个人，马三和瞎子。

马三，不是我说，就凭他那点儿胆子，我就是借给他十个胆子，他也没这个胆儿，况且他也没这个本事！

瞎子不用问，出生入死的兄弟，我比相信自己还相信他。

其他的还有谁呢？谁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就在我身上安上监听器呢？最有可能的就是那个军装派。他们的势力极大，几乎无孔不入，我没有想到，连姬小兔都和他们是—伙的。

当然了，除了那个神秘难测的军装派外，其他人也有很大的嫌疑。

比如小舅，虽然这么想让人很难受，但是我确实不能否认，小舅和这件事情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我甚至怀疑他就是这件事的主谋之一。

而且在整件事情中，他已经不止一次愿意牺牲掉我，所以我身上装窃听器的事情，他是完全有机会也有可能做出来的。

除此之外，这次进入藏北鹰坟后，我发现又有一些势力卷了进去，也许从前就有，只是我没有发现而已，比如那个骑在巨鹰身上的白袍少年。

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认为他对我并没有什么恶意，相反还更亲切一些，仿佛是一个认识许久的朋友。但是我搜遍所有的记忆，从来没有过这样一个朋友。

我毫无头绪，快快地回到家，关上窗户，拉上窗帘，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想着如何才能甩掉那些监视我的眼线，赶到海南。

后来，我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

第二天大清早，我先开车去铺子里接上马三，然后开车去猎场把瞎子和小东北接了出来，说是带小东北出来玩玩，老在猎场人都憋坏了。

到了八角游乐园，我让马三带着小东北玩，我和瞎子蹲在湖边，一边抽着烟胡扯，一边留意着旁边的人。

瞎子觉得我有些不对劲，刚要开口，被我用一个手势制止了。

接着，我给瞎子使了个眼色：“你推我一把！”

瞎子立刻领会了，上来就推了我一把：“你怎么说话呢？”

他的力气很大，差点儿把我推进湖里。

我装着一下子火了，上去就跟他厮打起来，两个人打着打着就摔倒在地上，我瞅准机会，猛一使劲，两个人顺着河坡就滚了下去，咕咚咕咚就滚到了湖里。

那个湖水没多深，我们很快就从湖里站了起来，但是全身都湿透了，非常狼狈。

湖边立刻聚集了好多看热闹的人，马三也抱着小东北过来了，在那儿大声地喊我们。

我和瞎子狼狈地从湖里出来，掏出手机、钱包等交给马三，只带了身份证和一些现金，让马三先带着东北在这边玩，我们换身衣服就回来找他们。

我们两个推开围观的人，径直朝外走去。

瞎子浑身是水，滴滴答答往下掉，加上到处都是指指点点的人，恨得直咬牙，但是终究忍住了，没有质问我为什么。

出了门，有一家阿迪达斯专卖店，我和瞎子进去，从里到外换了一身新衣服。

瞎子还有些舍不得他那些脏衣服，说拿回去洗洗还能穿，被我喊住，直接给他扔垃圾筒里了。

接着，我带着瞎子从专卖店后门出去，拐过两条街，又打了一辆车去了西单。

到了西单，我带着瞎子直奔地铁。

西单地铁出口很多，加上各种地下商业通道，里面四通八达，而且人流量超大，就是神仙来了，都犯迷糊。

我带着瞎子在里面乱窜，从这个口进入，从另外一个口出去。这么反复绕了好

几次，终于确认没有人跟踪我们后，我才松了一口气，和瞎子出了地铁拦了一辆出租车，直奔长途汽车站。

瞎子早看出来不对劲了，上了车，劈头盖脸就给了我一顿好骂，说我把他唯一一套喝茶的衣服给弄埋汰了不说，竟还给扔了，这败家爷们！

骂完后，他问我：“怎么回事？”

我说：“有人在监视我，在我身上放了窃听器，可能是在手机上，也可能是在衣服上。”

瞎子说：“难怪你要故意掉水里，原来是要拿掉衣服和手机！”他又有些不明白：“监视你？你犯事儿了？”

我摇摇头：“不是警察，是其他人。”

瞎子低声问：“还是那些人？”

我点点头。

他朝外看了一眼，问我：“那现在怎么办？”

我迟疑了一下说：“我要去一个地方，有人在那儿等我。”

瞎子问：“去哪儿？”

我老老实实地说：“海南。”

瞎子吓了一跳：“小七你疯了啊？！这时候去海南，你没听天气预报啊，那边现在正刮台风呢！”

我咬着牙说：“别说刮台风，就是刮刀子，我也得去！”

瞎子看了看司机，隐晦地问：“还是那个事？”

我点点头：“对，我非得查清楚真相不可。”

瞎子有些犹豫：“小七，真相到底是什么，真的重要吗？”

我说：“真相不重要，重要的是人。”我看着他说：“你就不想找回小马和娟子吗？”

瞎子的眼神很坚定：“想！”

他又问我：“要怎么找？他们在海南吗？”

我说：“瞎子，你还记得最开始我是怎么来铺子的不？”

瞎子点点头：“知道啊，面试招进来的呗！当时俺还是主考官之一呢！”

我问：“那我问你，当时有几个人来面试！”

他想了想：“好像……好像就你一个……”

我说：“就你们那破铺子，乌烟瘴气的，几个五大三粗的汉子往那儿一站，看着跟黑社会一样，谁敢去面试啊？”

瞎子挠挠头，说：“倒也是哈！俺当时还想呢，为啥人家一招聘就来一大堆人，俺们招聘就没人来呢！”

我鄙视地说：“当时我也不想去面试，你也不照照镜子，就你们一个卖皮货的，还只要年轻男性，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应届毕业生优先！”

瞎子咧咧嘴说：“那招聘启事是白朗弄的，俺哪懂这个！”

“白朗？”我心里一动，“白朗怎么还负责招聘？这招聘不是小舅负责的吗？”

瞎子撇撇嘴：“东家那么忙，哪能顾得上这种小事？当时铺子里走了一个伙计，说要招一个人。本来这个事情铺子自己处理就好了，他倒好，说是铺子以后要国际化，要招一个国际化的人才，要年轻，有知识，有文化，把以前那个老掌柜气得跟他大吵了一架，后来没多久就走了。哼，要不然啊，就凭你这个二把刀，还能那么快做到掌柜？”

我气不过，争辩道：“我要是那么弱，那白朗为啥招我？”

瞎子哼哼着：“那还不是因为没人来嘛。矮子队伍选高个，把你给露出来了呗！”

我看这事情越说越乱，索性不跟他争论了，说：“行了，行了，我不跟你扯这些了，我就这么跟你说吧，当时我本来不愿意去面试，是一个朋友死活推荐我去的！”

瞎子说：“就算他推荐你去的，那跟咱们这个事情又有啥关系呢？”

我说：“你还记得当时来卖皮子后来死在大兴安岭的那个老猎人吧？”

瞎子点点头：“记得啊！那人死得老惨了，肚子被一枚大蛇牙给豁开了！”

我说：“那个老猎人，也是他介绍过去卖皮子的。后来他知道我要去大兴安岭时，专门打电话让我千万别去！”

瞎子也觉得不对了：“这事情怎么那么巧？有点儿不对劲啊！”

我苦笑着：“还不止呢！在藏北鹰坟，我还发现，这个人和关东姥爷还有点儿关系，他爷爷当年估计和关东姥爷是结拜兄弟！对，小马的姥姥好像和他爷爷的关系也很好！”

瞎子猛然坐直了，直勾勾地看着我：“那个人是谁？！”